

「巨」上条辽太郎口述 苏娅 著

我想试着给别人幸福
大的小的都无所谓
如果我活得开心
就有人会给别人幸福



六

「目」上条辽太郎 口述

苏娅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 / 苏娅著; (日) 上条辽太郎口述. —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8
ISBN 978-7-5596-2364-5

I. ①六… II. ①苏… ②上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6204 号

六

作 者: [日] 上条辽太郎 苏娅
策 划: 乐府文化
责任编辑: 张 芑
特约编辑: 信宁宁
书籍设计: 陆红强
出版发行: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/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
邮 编: 100088
电 话: (010) 64243832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mm×1092 mm 1/32
字 数: 80千字
印 张: 8.125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96-2364-5
定 价: 4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感谢阿雅、和空、结麻和天梦。
有你们在，才有现在的我。

——上条正太郎

六说

一 自然的恩惠

150

二 种子的秘密

164

三 季节和旅人

180

四 事物或幻想

194

五 我们的天性

212

六 天空中的梦

222

自述 在季节循环里理解本性和命运

234

目 录

六

一

彩虹

二

遍路

三

炉边

四

稻穗

五

即兴

六

味噌

1

2

20

48

70

86

98

六

我们为什么迁移？

在异乡，跟随异乡人行走。

一

彩虹



七月，一个暴雨初歇的日子，我开车去银桥镇上银村，六一家就住在那里。也是从这里，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对话。

大理夏季多雨，又很干燥，风和太阳都大，路边干活的人唱歌的声音让太阳显得更大。老天爷会毫无征兆地下一场豪雨，你只能加快步子，待走进家门时，雨又停了。这时候，更厚的积雨云又悄悄堆积在天边，蓄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。

一天之中，暴雨和烈日轮番催化着山川田野。雨带走一些什么，太阳又让它长出来。

我在这里见过最多形状的彩虹。双彩虹、拱形的完整彩虹、彩虹尾巴。从一个村庄伸向另一个村庄，甚至能看清彩虹一截截显现的过程，上升或坠落的头绪。彩虹的尾巴最漂亮，有时是一小段，有时被裁成几段，孤立着。往往这个时候，天空已经黯淡了，暮色四合而来，只剩这一点凝固的颜色悬在天幕上，发出液态金属般的暖光，有留恋的意味。

我非常喜欢多雨又干燥的地方。我们的谈话从夏天持续到冬天。

夏天，在六家的正屋或偏房的工作间里聊天。午后，六同阿雅的孩子和空、结麻在院子里玩耍。录音里隐约传来孩子们嫩声嫩气、自带音效的日本语——噢、

呢……各式各样的语气词浮动游移。雨后的天空蓬松、水灵。

我们用中文、手写的中文和日文词汇，还有简单的英文交谈。六熟练地在日、英、中三种语言之间自由切换，偶尔接个电话也交替用着三种语言，听得人暗暗称奇，忍不住对电话那头的人也好奇起来。

六说起酿酒，做味噌和豆腐乳。他觉得，看不见的菌群在一段时间里相互影响，形成发酵食物特有的味道，这有点像人和人在彼此的气息里交往——我们带着各自的细菌生活，在某种契机下开始相处，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，是看不见的。如果你的工作是和看不见的东西打交道，就要祈祷神灵的帮助。

六在说发酵食物时，将发酵带到了语言里。他的语言天赋能把对话引向深入。一个平常不过的事物仿佛已

经竭尽全力展示了所有，语言却能从最幽微的地方又延伸开去。

冬天，我们的谈话在装了“火箭炉子”的阁楼上进行。十一月中，苍山上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。六说：等你下星期来，我们把炉子生上火，可以到楼上工作。火箭炉子是他亲手垒的。他收集了废汽油桶、珍珠岩、砂石、砖头和沙子等乡下容易找到的材料，运用炉体的空间比例和珍珠岩的散热性能，最大限度让柴火燃烧，再缓慢地释放热能，很节约柴火。在日本和欧美的农村，火箭炉子仍被一些家庭采用。

很多个太阳偏西的午后，当我敲响六的家门时，院子里传来劈柴的声音。楼上的炉膛里已经生起了火，隐约的柴火香笼罩着这所用石头、泥巴和木头建造的房子。和空和结麻从镇上的幼儿园放学了，趴在正屋小桌上的一团黄光里，吃着阿雅备好的晌饭看动画片。阿雅

刚给第三个孩子天梦喂完奶，她单手举起襁褓里的婴儿，站在门口，露出笑容说：看我的猫。

整个冬天，苍山上的山林和雪线持续地争夺着领地，每当山下的气温升高几度，夜晚就会刮起大风。风，轰鸣一整夜，从山顶直接滚落下来，劈岩穿石，又在不远处的空地上盘旋一阵，向着东方的村落呼啸而去。第二天早上，湛蓝天空下树林的顶端，便薄薄地覆盖了一层雪。

结束谈话已是入夜时分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在细长的乡道上与人错车通过，互道感谢。很温暖的冬夜印象。

冬天的晚上，冷是世间唯一发出声音的事物。远远近近的犬吠、逡巡的风声、飞鸟的振翅，霜在草尖凝聚也带着很轻的音调。此时，温暖的事物都是静默的。黑黢黢的田野里冒着灰白色热气的堆肥、村舍窗棂上的灯

光、秃树梢上的鸟窝……温暖的一切停留在没有意味的寂静里。

月色不歇地雕琢着乡村夜晚的情状，瓦蓝色的山脊线在天际延伸。从海拔突降的乡村小路上看山下的平原，树木杀气腾腾的。小巷转角黄色的路灯下，几个还不想回家的老人默不作声地坐着，浮木一般喑哑。

我们的对话大部分时候是顺畅的，很多信息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褶皱里：一阵无人描述的风、一道皱纹、一句笑话……带来无尽的乐趣。但有时好像存在着什么阻力——有可能是累了，有可能是那天心情低落，话题和谈兴都显得艰涩无力。我意识到这一天将付诸东流。回来听录音，在一段很长的沉默里，只有雨季淅淅沥沥雨幕的背景音。沙沙沙的无垠和人声消隐的录音里，偶尔听见一个浑圆的水滴落下，如坠落深潭般明净无惑。

那天在雨幕里，我们谈论“火”。六说，现在虽然有很多方便的工具，像煤气灶、电炉都可以代替火炉，但他还是喜欢生火的感觉，看见火苗就很高兴。如果朋友来家里喝醉了，安静地看着火，很舒服。

和六第一次见面是二〇一一年，我从北京回大理度假。一天下午，走在古城的博爱路上，看到六在榕树下弹琴，我在他面前放了一点钱。第二天经过那里，他还在树下弹琴，我又放了一点钱。第三天依然，但我放钱时，他拒绝了。

这个人所希求的事物那么有限度？我对他好奇起来。作为一个弹琴卖艺的人，他是不是树立了过于清晰的自我？在他看来，连续三次接受同一个人的钱属于乞讨而非工作的回报。这个猜测，我后来问过六。他笑了笑，很害羞，我也没再追问。

再次遇到六，他和妻子阿雅还有两个孩子已经在大理住了下来。那是二〇一四年，我也从北京搬回大理生活了。秋天的一个周末，我去柴米多集市买菜，从六手上接过几个茄子时，想起三年前我们见过面。离开摊位时，他提醒我：这是今年最后的茄子，吃完这几个就不要再吃了，冬天吃茄子会冷。这是我们第二次相遇。

几年后，我开始写六的故事。回想二〇一一年与他匆匆相遇的情景，我感觉自己当时已经回大理定居了，但那是度假时发生的事。六后来去了泰国学习按摩，我则回到北京继续一份媒体的工作。

六是日本千叶县人，本名上条辽太郎，后来迁居到大理，人们亲切地叫他“六”。他在城市里长大，十八岁和二十二岁先后两次离开日本，到澳洲、印度和中国旅行。他想去不同的地方，遇到喜欢且适合自己的就住下来，依靠劳动和服务换取免费的食物和住处，用做

农业的方式随遇而安地生活几年。这促使他一路上不停地学习技艺、融入当地的生活。二十二岁那年旅行把他带到大理，让他暂居下来。

有一次，我们在收割后的麦田边挖水渠。水渠挖好后灌满水，旱地就成了水田，用来种稻。秋天种麦子，春天收获；春天种稻子，秋天收获。望远歇息时，六说：迪亚戈一家到泰国了，他们改装了一辆三轮车，去了很多地方。

头一年种稻时，阿根廷人迪亚戈是帮忙的主力。六用自然农法种地，不耕地和锄地。他觉得翻耕会破坏土地本身的平衡，挖地会伤害或打扰泥土中的虫子和微生物；如果它们活得不安稳，秧苗也会长得很不安。虽然不翻耕土地，但要用一根十米多长的木头把收割后的麦地坑洼拨弄平整。这是个力气活，两亩左右的田，六和迪亚戈花了一个多小时弄完。然后，他们用稻草和了